



《后西游记》的一小步 电视剧求新求变的一大步

□ 鲍楠



8月31日,神话题材季播剧《后西游记》在湖南卫视、芒果TV亮相,“剧好看”大屏点播专区同步首发。作为首部AIGC长剧,“广电21条”落地后首个“边审边播”项目,《后西游记》显示出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传播格局深刻变革背景下,人们对电视剧积极求新求变的关注,对发力AI赋能创作、拓展AI应用的期待,对创新审查机制、优化排播模式的认可。

AI技术释放正向价值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性、战略性技术,已经进入应用赋能的爆发增长长期。

此前,AI的降本增效作用,在微短剧领域已得到体现。但长剧体量宏大、人物众多,AI生成能否保持场景环境连贯性、人物形象一致性等,尚需验证。《后西游记》对此做出了回答。这部作品在芒果自研的AI平台全流程制作,以Seedance 2.0/2.5为主力工具,跑出了30集长剧的篇幅。此外,适配神话题材特点,AI在特效场面上的优势也得到了有效发挥。

《后西游记》的完成,标志着AI在视听文艺领域的应用已经实现了“5分钟到1200分钟”的跨越,具备了在长剧领域发挥提效率、降成本、强效果作用的能力。对电视剧行业而言,它让人们直观真切地看到了AI赋能长剧生产的新可能;对AI应用而言,它标志着长剧这一产业价值极富想象力的全新场景已经打开。

随着AI的快速发展,人与AI的关系,也在持续引发人们的关注。就视听文艺创作来说,人机协同正成为一种常见模式,由此更进一步,如何在人机协同中高扬人的主体作用,更好发挥AI的工具作用,是当前业内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从这一角度看,《后西游记》的AI工具背后,正是以一支70人组成的团队作为核心支撑,他们策划构思、设定风格,并借助AI完成了人设、分镜、成片、后期全流程。针对AI当前不甚擅长的建筑形制与服装细节,则继续交给专业人员进行调优。在这样真实而具体的实践中,行业对人机协同创作方法论的认识也在深化。

“边审边播”创新管理机制

去年8月,总局出台《进一步丰富电视大屏内容 促进广播电视内容供给的若干举措》即“广电21条”,试行建立“边审边播”机制,正是其中的举措之一。

“边审边播”,即对于符合条件的剧目,

近日,由龙倩导演、吕育忠修订的桂剧《人面桃花》在广西民族剧院大剧场上演。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广西戏剧院首次搬演此剧,相比于2024年马翼导演的版本,2026年版无疑是一次升级。

无论是2024年版还是2026年版,其蓝本皆源自欧阳予倩改编的《人面桃花》。早在1920年,欧阳予倩就已创作京剧《人面桃花》。抗战时期,为推行桂剧改革,欧阳予倩便将京剧改编为桂剧。桂剧《人面桃花》先于1940年元旦在桂林南华大戏院公演,后亮相于1944年的西南剧展,由此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这也意味着,广西戏剧院2024年与2026年两度的排演,都必须直面欧阳予倩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既是排演《人面桃花》的底气,同时也是挑战。是致敬经典,还是再造经典?2026年版选择了后者。既然是再造经典,就不得不另辟蹊径。那么,这一版的《人面桃花》是如何在经典母题中翻出新花样的呢?

首先是从古典到现代的剧本修订。与欧阳予倩的改编本相比,吕育忠的修订本做了较多删改。比如,删去了《人面桃花》中的吴是仁、李芳春等次要人物,只保留了杜知微、杜宜春、崔护等主要人物。至于唱词,这一版几乎是重写。吕育忠的唱词雅致,且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现代意识。当然,最具现代感的是改编者赋予杜宜春以女性视角看崔护、看周遭,也看她自己。

这一版让杜宜春从背景走向前台,以主体身份重新审视这段情缘,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现代意识。问题是如何让杜宜春真正从背景走向前台?以第三场“题诗”为例。在欧阳予倩的版本中,崔护重来寻访,杜宜春恰巧外出游玩,于是有了那首千古绝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戏中,杜宜春是缺席的。她的“不在”恰恰构成了崔护对杜宜春的想象,一切可能皆由崔护的视角生发,她始终是被寻找、被想象、被言说的客体。而到了这一修订本,杜宜春不再缺席。她

分集分单元反馈审核意见,确保播出的时效性。作为优化电视剧审查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边审边播”回应了长剧项目周期长、资金周转慢的行业痛点,展现了管理部门着眼行业繁荣发展,向内推进改革的勇气。

《后西游记》第一季共30集,此次通过审核并排播的,是其中第一单元,共5集,后续内容尚在制作中。这部作品于2026年4月底完成备案立项,时隔4个月便顺利同观众见面,相比以往同体量神话古装长剧1至2年的周期,明显跑出了加速度。

“边审边播”有利于在把好导向关口的前提下,释放电视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除提升项目播出时效性之外,还能给内容创

作提供更多灵活调整的机会。创作者可以结合分集分单元审核意见,结合观众反馈,对后续内容进行优化完善。当前,AI的应用,也给“边审边播”审查机制的顺利落地提供了更加积极的外部条件。借助AI,对照审查意见进行完成片修改,成本更低了、速度更快了、空间更大了。笔者相信,随着更多“边审边播”项目的落地,该举措对释放和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将持续显现出来。

“卫视黄金档”式的品质认证

《后西游记》播出后,“卫视黄金档”是

围绕这部作品展开讨论时高频提及的一个标签。

卫视黄金档,在国内文化语境下,并不只是单纯的播出渠道和时段概念。长期以来,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一直积极推动“好节目上星播出”“好节目进好时段”。因而,能够进入卫视黄金档与观众见面的,大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精心挑选的重点剧集与优秀节目。经过多年的沉淀,观众心中的卫视黄金档,也已经在渠道与时段之外,增加了品质认证的属性:这里播出的,往往是承载主流文化价值、符合社会主流审美、体现先进制作水准、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优质内容。

毋庸讳言,伴随人们文化生活的日渐丰富,伴随媒体格局与传播生态的变迁,卫视黄金档的传播影响力已被分流,万人空巷的传播盛况已经很难复刻。但与此同时,面对当前内容海量、信息过载的局面,观众普遍深感“文化体力不足”,从庞杂内容池中甄别挑选的时间成本不断抬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卫视黄金档的品质认证功能、价值反而愈发凸显。

除卫视黄金档和互联网渠道,此次《后西游记》还同步在“剧好看”大屏点播联盟专区同步上线,增加了与观众见面的新方式。“剧好看”覆盖全国有线电视、部分省份IPTV,以及各互联网电视平台。这一主流电视媒体渠道共同打造的精品点播空间才刚刚起步,假以时日,也有望成为内容品质认证的又一块“金字招牌”。

收获热度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探索之路才刚刚启程。此次《后西游记》投石问路,也让人们看到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有观众认为,《后西游记》的叙事节奏和角色塑造谈不上出彩。AI长剧,首先是剧,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能否真正吸引观众,才是获得认可的根本。比如,《后西游记》并不涉及仿真真人形象,避开了演员替代、融版版权等现实争议。但在电视剧这一视听文艺“压舱石”领域,真人实拍与AI生成各自的坐标在哪里,相互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是下一步无法回避的问题。再如,卫视正承受现实经营压力,卫视黄金档这份品质认证的成色,又该如何继续维系等。

《后西游记》的一小步,是电视剧求新求变的一大步。放眼中国电视剧发展长河,我们当下正置身一个重要的变局时期。身处变局,电视剧工作者需要以这样的品格鼓舞自己——向前走、不回头。向前走,才有更好的未来,向前走,就有更好的未来。

(作者系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主任 编辑)

旧题如何出新?

——由桂剧《人面桃花》的演出想到

□ 李北京



桂剧《人面桃花》(2026年版)剧照 谢江波 摄

与崔护隔门相望,准确地说,是杜宜春主动关门谢客。闭门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女子的矜持,不如说是杜宜春作为女性对情与尊严的维护,当然也是对崔护的考验。但在崔护看来,这一举动无疑将自己拒于千里之外,愤懑之下,题诗而去。总之,同样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欧阳予倩写的是“她不在”,吕育忠写的却是“她不愿见”。这一修订把杜宜春从一个被动缺席的背景,变成了一个主动关门的主体。

其次是从舞台距离到沉浸共情的观演重构。在传统的镜框式舞台中,观众与演员之间的现场交流往往被“第四堵墙”所阻碍。观众在观众席中凝视舞台,演员则在虚构的墙后沉浸于表演,这种刻意保持的“舞

台距离”,虽然带来了艺术的美学体验,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阻隔了观演之间的互动。

2026年版《人面桃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观演关系。观众在剧场中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这在一般的沉浸式演出中并不难做到,但《人面桃花》的难得之处在于,它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一身份的转变。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沉浸感,首先源于剧场的巧思布置。一进入剧场,观众便被一排排座位上插满的桃花所包围,仿佛瞬间置身于桃花源。这一设计与《人面桃花》的剧情高度契合。在剧中,“桃花”作为核心意象,不仅是杜宜春与崔护的定情信物,更是杜宜春离魂寻人时的“路引”;当她死而复生,桃花亦随之

绽放。桃花与杜宜春已融为一体,成为生命与爱情的双重象征。剧场中真实的桃花与舞台上虚构的劇情在此刻交相辉映,观众坐在花丛之中,不仅是在看戏,更是走进了戏中,从而在心理层面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从旁观到共生的过渡。其次是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在正式开场前,“桃花仙子”手持题有崔护《题城南庄》的桃花扇步入观众席,将桃花扇赠予观众。她们与观众的交流,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这一设计在演出正式开始前便完成了观演关系的预热与重构。正式开演后,角色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持续贯穿。例如第四场“离魂”时,杜宜春走向观众,从观众席中穿过,这一设计绝妙地呼应了“离魂”的设定,所谓“离魂”,本就是灵魂从一个世界跨越到另一个世界;而演员从舞台步入观众席,恰恰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这种跨越。

旧题如何翻出新花样?《人面桃花》给出它的思考——创新,贵在尊重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贵在呼应时代审美,又不流于世俗趣味。作品保留了原有的故事脉络与人物设定,并在守住传统根基的前提下进行传承转化。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边界之中,《人面桃花》既延续了经典的精神底色,又生发出了属于当下的崭新意蕴。

(作者系《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在艺术学研究领域中,艺术功能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提及艺术功能,人们通常想到的是艺术如何发挥它的价值和功用。吴彦颐的《中国古代艺术功能论》以“艺文关系”为切入点剖析艺术功能,展现出独特的学术创新。作者从艺术功能的生成机制展开论述,把文学与艺术纳入同一意义建构场域加以审视,进而揭示出二者共通的精神根基与话语逻辑。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中国艺术与文学的贯通性,这一判断的背后,是其对中国文化发展早期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合一的文艺观念的认识。作者认为,远古先民并没有把诗歌、音乐当作纯粹的、单一的艺术品,而是作为政治、伦理、道德修养方式来对待。诗不仅是艺术功能的表述载体,更是艺术功能生成的主要来源。书中认为,“诗言志”是关于诗歌本体和功能的重要命题,这在《尚书·舜典》中就有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所言的志源自人的心灵,其以情感为基调,然后向理性之思拓展延伸。汉代的《毛诗序》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诗人,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诗到歌再到舞,三者逐层递进,阐明了言志抒情与诗乐舞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文学为乐舞艺术提供结构内核,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难于截然分开,为后来两千多年艺术功能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功能和绘画功能有许多相通之处,这种相通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画来表达想说的话”。这里的“话”,正是文学赋予的精神内涵。西晋陆机有言:“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文学与绘画的功能并举。唐代王维在其散文《为画人谢赐表》中把画比喻为“无声之箴颂”,阐明绘画的劝诫教化功能。北宋苏轼观王维《蓝田烟雨图》后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诗营造出的画面感体现了诗画意境相通的审美。诗画相通,其本质是“文学性”对视觉艺术的“重新定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范式,被苏轼发展为“诗画本一律”的理论自觉。可以想见,题跋并非视觉艺术的注释或点缀,而是文人画“以书入画、以诗入画”的核心程式,更是建构起“画不足而题足之”的意义增殖机制,是绘画创作不可分割的思想与形式延伸。画家推动的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变革,更是文人画区别于工匠画、院体画的关键标识。这种赋权让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突破了“技艺”的边界,成为文人言志、抒情、悟道、寄寓哲理的终极载体。

该书对戏曲文学(戏曲剧本创作)的功能亦有翔实的梳理与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戏曲中“曲白相生”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唱词(曲)与念白(白)相互补充,共同推进情节、塑造人物。“曲”以韵文为主,抒情写意、深化内心;“白”则是散文体对白或独白,用来叙事、交代、衔接动作或对话。在人物塑造方面,曲词抒发内心情感,宾白展现外在言行,二者有机结合,共生互动,实现“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统一。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特别重视“情”在戏曲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肯定了主体情感的生发。但“情”与“理”又密切相关,理要符合情,只有合乎人情的道德实践才能得到充分肯定。概而言之,戏曲艺术有对儒家乐教思想的继承,使唱词(文学)既承载教化功能,又发挥抒情功能,而科白(表演)推进叙事功能,插科打诨则释放娱乐功能。这种多功能叠合的特性,使戏曲成为观察艺术功能复合态的典型个案。

《中国古代艺术功能论》打通了各门类艺术的界限,超越了“拼盘式”的门类研究,科学而准确地阐明文学功能与艺术功能不仅在起源上有先在融通性,而且在后世的具体实践中亦有互动性。该书从宏大博远的视角统筹“美”,又兼顾政治、伦理、教育等部分,达到了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理想效果。在艺术学升级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背景下,这种探索为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即从具体艺术门类中抽绎共性,在历史变迁中把握规律,最终指向对艺术本质的深层理解。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四大名著”交响金曲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 9月4日,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合唱团在国家大剧院倾情上演“四大名著”交响金曲音乐会。音乐会现场演奏了四大名著经典电视剧配乐,用耳熟能详的时代旋律唤起观众深藏心底的荧幕记忆。

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是国产电视文艺的精品之作,剧中经典旋律伴随几代人成长,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国民文化符号。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在保留原作经典韵味的基礎上,对作品进行专业化、艺术化升级重构,实现经典影视IP与民乐艺术的深度融合。

整场演出简约质朴、回归艺术本真,以扎实的音乐表现力打动人心。《三国演义》乐曲雄浑厚重,尽显历史沧桑与忠义风骨;《红楼梦》旋律婉转细腻,勾勒出古典文学的凄美意境;《水浒传》乐风豪迈激昂,彰显江湖侠义与家国情怀;《西游记》曲调灵动飘逸,瞬间唤起观众脑海中的经典画面,引发全场热烈共鸣。

电视剧《种墨园》创作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9月7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电视剧《种墨园》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该剧聚焦宣纸制作技艺在新时代的守正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之路,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守护千年非遗、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该剧文学指导申积军谈到,剧作创作过程中坚持写人大于写事,坚持把非遗事件转化为戏剧故事,坚持塑造性格鲜明、立体真实的时代人物,最终实现“以人载艺、以事传情、以情铸魂”的创作目标。

与会专家肯定了主创团队打破非遗题材常用的古装叙事,将故事置于当代现实语境的做法,认为该剧直面非遗生存现实,让非遗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活的生产体系,并使其具备了更厚重的现实意义。该剧让千年宣纸“活起来”、让皖南山水“热起来”、让传统产业“强起来”,其外溢效益证明,只有抓住文旅融合的核心,先尊重艺术规律、打造文艺精品,才能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效益。